

蜜蜂的本能與智慧

Marlene Marburg 著

廖潔珊譯

今年，我跟一個見習養蜂者一起度過了四天。在九月初，當我們抵達她在英格蘭森麻實(Somerset, England)的家時，她正忙於驅趕蜜蜂。她從牠們的蜂箱收集蜂蜜後，這些蜜蜂在嘗試重整安置自己。

長久以來，蜂蜜都是神聖的標誌。¹為古時候的以色列人來說，它是天主的富饒和仁慈—在戶籍紀 16:13 中：埃及，像是應許之地；在出谷紀 3:17 中的客納罕，被形容為一片流奶流蜜的地方。在早期基督徒時代，奶被認為是孕育物質生命的營養品，而蜂蜜就是靈性生命的養料。²

蜜蜂有驚人的技能，能夠區分自己蜂巢的成員與別的蜂巢的成員。相對我們的視覺範圍，牠們更能留意到光線。牠們以龐大的詞彙來溝通。然而，只有少量的動物個別看來，跟蜜蜂一樣無法照顧自己。在很大的程度上，每一隻蜜蜂都相當倚賴在蜂巢裏的其他蜜蜂。

但是，讓我先回到那養蜂者的故事去。在花園裏，蜜蜂嗡嗡地圍着從蜂窩被扔掉的東西四處飛，那是她已包裹好，並試圖棄

¹ Hilda Ransome. *The Sacred Bee in Ancient Times and Folklor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37.

² R.S. Beal, Jr. "The Voice of God in the Voice of Bees" in *Beesource*. 從 Good News Broadcaster 取得 — 1962 年 6 月

<http://www.beesource.com/resource/elements-of-beekeeping/beekeeping-articles-worth-reading/the-voice-of-god-in-the-voice-of-bees/> 2014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8:50 登入

置到外面的火爐中去的。最終，她放棄驅趕牠們的計劃；她把自己從頭到腳裹在她的白色養蜂工作服中，把要扔掉的東西從火爐移到幾米遠的垃圾箱去。但是……蜜蜂是高度警覺和敏感的……牠們也找到了垃圾箱。蜜蜂彷彿知道什麼對牠們來說是重要的；牠們不想與熟悉的東西分開，牠們不想彼此分離。

在羅馬的聖若望拉特朗大殿裏，為一個已領洗的信友來說，在聖洗池上的一個蜜蜂工藝品被公認有團體的重要性。養蜂者告訴我，蜜蜂與牠的團體十分調協，就算我在蜜蜂群中，我仍然會安全，因為蜜蜂在蜂群之中，牠們只想跟蜂后在一起。牠們以子宮的形狀成群結隊地移動，養育和保護蜂后以及大家，牠們一起工作以實現牠們的本能所支配的慾望。

我想要的是蜜蜂式的聚焦。我希望我一生可以緊貼着這個焦點，不會被一大堆爭持不休的可能性使我分散注意力。在過去的十年間，我找到依納爵的靈修很重要和有意義。這不是說我之前不知道依納爵靈修，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在我畢生的基督信仰傳統培育中的許多元素，大部份都是依納爵的；例如，返回六十年代，我在我的教學工作上寫下的每一頁愈顯主榮的頌讚(AMDG)；又現在，在這會堂後方看到的，都曾是不為我所知的……依納爵。

我是在澳洲墨爾本的依納爵靈修中心，接觸到依納爵靈修的，是一個較為正規的途徑。在 2004 年，我用了多於 30 至 35 星期的時間，參與了日常生活中的聖依納爵完整神操祈禱。我每週用一小時，跟我的神師分享我每天一小時的祈禱成果。神操亦能以超過 30 天的避靜模式進行。

在生命的朝聖之旅中有着四個季度，或四個篇章。依納爵確定這些篇章為星期。每一個星期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動態，而天主會以特有的恩寵賞給祈禱者，它們與避靜者其中的每一個星期的渴望相稱。這些恩寵可以簡單地形容是愛、忠信、憐憫和喜樂。

- 第一季度：認識自己雖然有瑕疵，但卻是被愛的
- 第二季度：確切地跟隨耶穌基督
- 第三季度：能夠與耶穌，與他人一起受苦
- 第四季度：在復活之中慶祝，讓喜樂在世界裏化身成為贈與生命的臨現

依納爵靈修同時亦坐落在一個富有詩意的維度之中，它們在我的生命中很重要，也十分引人入勝。我對生態詩學(eco-poetics)感到興趣，而現在這個研討會的簡介部份，邀請你們與我思考關於朝聖旅途，據我看來，主題密切地與地球、季節和創造的奇蹟相關。

然而，在我們這當代世界裏，彷彿我們對創造是天主的宇宙奇妙感覺，越來越容易被誤解。在依納爵靈修中，我們被邀請在一切事情上尋找天主；但卻沒有被要求相信天主是一切事情。看來如果我失去對天主的注意力，順從我在靈修、詩作、朝聖、宇宙和任何其他事情的興趣，這些興趣只會保持並行發展，而不會趨向集中在一起。而我卻希望它們能匯聚在愛的奧祕中，那就是天主。

我被邀請談論有關作為一個生活方式的依納爵靈修。研討會的大主題—依納爵靈修：從個人內在生命到共同的使徒願景—實際上說到依納爵靈修能夠是生命的有意義方法。我很高興可以就這題目進行反省，因為知道一個人從一事改變位置到另一事上是

好的。我問自己如何來到依納爵靈修的這一個層次？我到依納爵靈修中心的目的，是想做避靜和得到在恩寵中成長。我可以說，正當我在知識和恩寵中成長時，我完全地調整自己投入現時作為學生培育主管的角色；我更加肯定是天主給我選定這些東西。同時，我有意識地以天主給我的願景，選擇逐次參與一個步驟。依納爵靈修讓我自由地作出這樣的選擇，因此，我明白到我所做的事情，和我將要在生命中做的事情，是藉着我自覺和不自覺的渴望而造成的，那是在一切事上天主臨在的全部。

這是如何發生的呢？在這個匯報中，我將會用大量動詞來形容一個人的參與天主，和天主的宇宙展現：歡迎、聆聽、注意、吸引、相遇、激勵、夢想、想像、創造和棄絕。我認為這參與在一個螺旋的幅度出現，並向上提升。這些動詞意味的行動，沒有等級制度。它們並不是一個序列，不是線性的。它們以某程度的服從聆聽作為開始。我認為聆聽對創意和有意識的改變是關鍵性的；我需要聽取在我生命裏，有什麼事情實際上延續着。我說「實際上延續」，因為我想有選擇性地聆聽世界，是十分容易的；以我的所聞所見配對那些噪音和視覺，強化了我偏頗和不完整的願景。這種我嘗試在我生命裏，使之具形體地出現的聆聽，是多層次的。它同時傾聽表面的世界，和世界在不同層面訴說的事情和意義。

關於這點的一個具體例子，在靈修指引的時間裏，如果我注意某人給我多次講述同一個故事，我知道這人在一些層面上，在故事的所有講述中，並沒有得到她需要的東西。我需要找到，是否我沒有聽到那故事的一些基本部份。在所有其他的事情當中，我需要找出也許是否那人沒有聽過，或擁有過屬於自己的故事。

這例子說到了詩意聆聽的世界去，它與靈修指引的聆聽相約。如果我們認真對待來自依納爵格言中找到的「天主在一切事情上」，那麼，我便有觀看、聆聽、品味和觸摸一切東西的必須履行責任，這些東西像是比喻，它們引領我到天主的願景去。澳洲生態哲學教授馬休斯(Freya Mathews)在她的一篇題為《本體詩的邀請》(An Invitation to Ontopoetics)的文章中說：「要尋得隱藏在世界中的世界，是要經驗打開這個通向詩意的重大意義的平凡世界。」³

作為一個詩人，除了感覺生命如詩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在每一個人類意識的層面中，投入到關係裏去。這是本體詩，是關於存有的詩歌。我們超越理性，超越機械。感謝天主，我們是有感情的存有，能夠深入反省和給我們生命中的一切經驗賦予意義。本體詩是在人類的平常經驗範疇之中的，也就是說，人類超越機械式的操作。在世界中可看到的，是超越那可見的東西的形象；我在你們內可看到的，是天主的形象。

很清楚，在我們這 21 世紀的意識發展階段更是清楚，一切東西都在影響着我們。我們也在影響着一切東西。我們是整個相互連接的世界的一部份；縱使我們以膚淺的方法來運用和濫用環球通訊科技，但是我們很容易就可透過它們知悉這一點。看來，如果我們只被驅使在歡愉和權力的事情上，運用我們的驚人潛力，我們可能會錯過重點。科技上的革命啟迪我們，讓我們知道我們

³ Mathews, F. An Invitation to Ontopoetics: the Poetic Structure of Being,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s* (43). 2012 年 8 月 1 檢索自 http://www.australianhumanitiesreview.org/_2007a.

Mathews, F. The World Hidden Within the World: A Conversation on Ontopoetics, *The Trumpeter*, 23 (1). 網上版本。2012 年 8 月 1 檢索自 http://trumpeter.athabascau.ca/_2007b.

能夠相互連接在一起，從而得悉我們是如何相互連接在一起和已經總是如此這般。

在這背景下，「靈修」突然變成為一個「專門術語」。它是一個有寬度和深度的用詞，形容那看不見的自我——是觸及到超越其自身的內在自我，且它在一切事情上都能辨認出其自身。這個內在自我有思想、感情、直覺、慾望、需要、價值觀和想像力，全都在感觀世界中不可看見的，就好像這些無線網絡的科技通訊。

在 2010 年，博士生明泊霖(Pranav Mistry)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流體動界面群組中，探討第六感科技的可能性，尤其是「穿戴式姿勢感應界面，它以數碼資訊提升圍繞着我們的物理世界，讓我們的手勢與那些資訊互動。」⁴由於世界的發展倚賴科學和資訊科技，它們的附帶物削弱了對憑直覺和非言語通訊的倚賴；這第六感科技被發展來克服一個人的較專注、較具反省力和對細微差別較具適應的能力的減損。我感覺到被科學上的發現所激勵；但科技的設計，幫助我與我能看見的世界互動，和以我的人類智慧、直覺、感性和靈性的能力的經驗，卻使我難過。

我們在世界中找尋意義的能力，已給感官的數據壟斷了變化。我們學識了從這數據，分配可靠的意義到我們能聽到、看到、嚐到、觸摸到和嗅到，以及邏輯的、理性的結論上。要是我們相信我們的思想、感覺、慾望、需要、價值觀、直覺和想像力，跟相信這感官世界有相同的程度，那又怎樣呢？要是我們相信天主在一切事情上都可靠，那又如何呢？現在，我要說到作為我們所有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的依納爵靈修。

⁴ Sixth Sense: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Real World. Pranavmistry.com 2014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9:04 登入

我在澳洲維多利亞省的霍爾斯山谷(Halls Gap)寫了這匯報的大部份。霍爾斯山谷坐落在高山的遺跡之間，這些高山現在正處於其最小幅度的地殼移動、地震和洪水氾濫的周期。當我坐在我在工作房時，我往外看是一個質樸的田園地貌，可以看到袋鼠，卻沒有蛇和刺蝟。我想到有什麼東西給遺留在我在唐克斯特(Doncaster)的城市家中。我尤其想起我的鄰居史密斯牧師(Reverend Ruth Smith)，她是澳洲籍，在加拿大出生的。她提早了兩天被送到善終療養院去，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我直覺地為她祈禱，較平常的多。我把我的整個身軀、我的渴望、我的愛和我的心思整合到我的內中央，我帶着整個自我到祈禱中去；之後，跟我的鄰居完全契合全情投入天主，獻上那內心的我。一小時後，當我反省這時，我想知道這一刻她有否放下塵世間的生命，同樣向天主獻上她的整個自我。我不需要查證，因為我相信在那一刻，在那地方我的直覺——她在克佑(Kew)，距離 4 小時的車程，那是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藉着這些方法，我完全與她合而為一。

在那種可能發生的情況，每一件事都關係重大。在我的生命裏，霍爾斯山谷已經超過 20 次是我的度假目的地。我的心都集中注意力在那裏。當我從西部高速公路看到格蘭皮恩山脈(the Grampians)時，我即時呼出一口氣；跟着，在有意識和慎重其事的虔誠情況下，吸入一口天主的氣息。在霍爾斯山谷，我知道一些我在其他地方不會意識到的事情。我知道自己以天主為中心。由這認知，我推斷出我無論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契合在這「神聖性內」。我把自己連繫到天主內，已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了；在那裏，我交託我的心思、感情、直覺和想像力，不需要字面意義上的，但卻在詩意上。這些心思和感情指向呈現着的真理。它們

至少是什麼和能夠是什麼的比喻。從這個我自己的中心位置出發，我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最深入無言的奧祕連繫起來。

在我的博士論文中(Poetry and Grace: An Autoethnography Exploring Poetry as Prayer in the Context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我發覺我的詩歌和我寫那詩歌的進程有深刻的啟示性。它不僅談論到我自己，也關係到我的生活和與我有關係的文化背景。我越認真對待那些散落在紙上的文字，我越了解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和那文化。我會給你們這例子。我用現在式來傳遞這刻不容緩的經驗。

我的例子現在還正寫着，它不是從其他人的經驗拿來的。在2014年10月19日，當我在霍爾斯山谷這張書桌上寫着這份匯報時，它現在正發生着。這觀點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將要了解得較我現時了解的多，我就必須相信我現時在詩歌裏說的，將會告訴我一些我還沒有了解到的事情，像夢境可以做的。我需要有詩意地聆聽那些我已寫下來的文字，因為，它們與它們的內容不僅僅事實上有關係，它們還有象徵性；我希望發掘它們為我的象徵是什麼。

穿過草坪，是一隻白色的蝴蝶。
這裏有另一隻，它是那麼的接近，
我起初沒有留意到。
事實上，有許多隻白蝴蝶
從蒲公英穿梭到雛菊。
澳洲的維多利亞省這時是春天。
眾多的事情在發生
(沉重的尤加利樹

它們纖細幼嫩、柔軟的葉子搖曳着
影子映在一塊赭色的小石上。
嚇然是天竺鼠在吃草。)

我聽到鳥兒在交談。
渴望得像笛子，
聲音找到了波浪，
在我的耳際漂流，
潛入我的心坎。

當我細聽
我察覺到更細小的激動，
更細小的鳥兒鳴唱
像短笛一樣清楚和尖銳。

我正聽着我的天主
祢在說的東西，
祢在大地上我腳下的鳥兒
給我強調的東西
和在天上的鳥兒。

我看着我寫的詩歌，並問自己（儘管依納爵可能已問過）三條問題，都關於一些打動我的內容，就像是一些值得探討的事情。問題是：

- 為什麼我留意它？
- 它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 什麼是在我寫這詩之前不知道的事情，現在知道了？

此時之後，我問自己：

- 你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感覺如何？

穿過草坪，是一隻白色的蝴蝶

- 我留意到蝴蝶，因為牠與褪去綠色和棕色的景致有明顯的對比，也因為牠移動着和有活力。
- 這是重要的：天主的世界與現時的世界有明顯的對比（兩旗默想）。
- 我想看什麼東西散發亮光和活力充沛地對着我未被挑戰的文化結構。
- 這些思想使我得到慰藉。它們是進駐在我內的真理。這些真理贈與生命，因此是來自生命之源的天主（慰藉像水一般滴到海綿上）。

這裏有另一隻，它是那麼的接近
我起初沒有留意到

- 就是在詩歌中，我也認識到有時候本來是現在的，我都會看過了頭。我說它的「現在」；是「現在」把我召喚到將來。

事實上，有許多隻白蝴蝶
從蒲公英穿梭到雛菊。

- 我的注意力被改善了。我變得更留意現在的東西。

澳洲的維多利亞省這時是春天。
眾多的事情在發生

- 我被調適到維多利亞省現在的季節和生命去；整個地區正是野花盛放的季節，花兒從小徑和石縫中冒出來。這是生命的周期，既繁忙且急迫。看來是死去了的東西只是在休

眠狀態，蟄伏着。這跟耶穌說有關女孩沒有死去，只是睡着了的故事相同（瑪 9:24）。如果我曾經感覺像「死亡」，我必定會堅持我只是睡了一會兒的真相，且天主會在另一個春天把我喚起來。

我聽到鳥兒在交談

- 我即時認出鳥兒在交談。我聽到牠們的不是個別孤單的深情期待。如果我大聲喊叫，我是試圖交談。無論有沒有回應，我都是在試圖交談。我有意圖與其他人建立關係。

（我聽到鳥兒在交談）渴望得像笛子

- 「渴望得像笛子」是愉悅的、美好的，且為我擁抱着一種神聖的渴望感覺。我聽到這些聲音，不能夠容易地分辨是那一隻鳥兒唱的，但是，我能夠辨別的是我的靈魂行動。美與渴望在我內被喚起了。那渴望—我在自己內分辨出來的一是渴望與另一個跟我一樣的接觸，但是，當我寫這東西時，我變得更能意識到，在一個較深的層次上，我渴望着與天主合一。我在這一點上暫時停下來祈禱，因為，我總是聽到自己說：當你能得到天主時，為什麼還要渴望天主？
- 在那祈禱的一刻，我接獲一位以神操做祈禱的朋友的電郵。她說她上的教堂被很可能是縱火狂徒燒燬了。她傳來由她的牧者寄發給教堂會眾的圖片和信件。信件的結語是「願天主藉此事受光榮。」我再次想到那些蝴蝶，和這位牧者的說話如何感動人……白色的對比着一般人有的思想

框架。對，我希望天主藉此得到光榮，我希望天主在我內得到光榮。

- 我在墨爾本卡爾頓聖公會聖猶達教堂的會眾和情況內，再次變得集中和向天主傾注我的整個自我。我請求我的同事祈禱。我問：我們的世界正發生什麼事情？一座教堂建築物——人們在那地方敬拜天主，找到歸屬感——竟被故意破壞和縱火；不是蓄意的，就是即興的。它告訴我們什麼世界的價值觀？當我仔細思考這事件時，它如何能挑戰我的價值標準？當然，我在說的是關於「兩旗默想」(the Two Standards)——依納爵在默想時的特有概念，它幫助人選擇他們想生活在贈與生命的方式，還是摧毀生命的方式中。當然，為生活來說有着多於兩個選擇，但是，為我們每一個人來說，就是要能做出選擇。我如何既實際地面對這事和其他看來是悲慘事件，而同時看待它能贈與我生命呢？
- 後來我去了散步，深思這場發生在這類活躍的教區，像聖猶達堂的火警的意義，我想出了跟任何一個都會深思和探究、有靈修感的人的相同問題和答案。但是，較任何事情都更為打動我的，是突如其來的天主時刻，因為它的適切，我於是安插在詩歌的較前部份。這些就是述說着故事的字句：

沉重的尤加利樹

它們纖細幼嫩、柔軟的葉子搖曳着

影子映在一塊赭色的小石上。

嚇然是天竺鼠在吃草。

我問了 3 條問題：為什麼我留意到它？它有什麼重要意義？
我現在知道什麼是在寫這首詩歌之前不知道的？

- 為什麼我留意到它？這首詩歌和寫作這首詩歌，提煉了我對「移動」和「對比」的東西的注意。影子的突然移動對比着赤陶土（石頭）。我看見是片刻之間想像的東西。我說「想像」，是因為石頭不是天竺鼠；但是，「想像」的東西引領我到我的想像力去，它揭示更深層次的意識。我的想像力傳送出一整個系列的圖畫：我看見一塊石頭，細小而且靜止，容易受攻擊和沒有生氣。之後，我以我靈魂的眼睛看石頭；它是一塊有生命、有規律地脈動的石頭。它有一個故事、與生命有連通性、一段歷史，它還在被講述。石頭的存在有一個目的，這只有天主才知曉，但為它，我卻極其感激。直至我看見「移動的」天竺鼠的形象，我想，我看到了這塊石頭的整幅圖畫了。我現在在這石頭上看到的，是環繞着我的格蘭皮恩山脈的微縮影。石頭是一個「子整體」（holon），即既是一個整體，又是一切有機物的一部份；我也是其中的一部份。我現在有意識地囑咐石頭讓我能夠多看到一些天主的視野。我這樣說，是因為只有在天主內，我與一切事物連繫起來，我才能夠以天主的視野來看事情。藉着這塊石頭和這隻想像出來的天竺鼠，我被邀請以天主的視野，來看我靜止和沒有生氣的事情都可以想像成什麼。我的這些部份，它們看來是死去的和沒有生氣的，但都可以想像、構思和生產出來。

我繼續這詩歌：

（我聽到鳥兒在交談
渴望得像笛子），
聲音找到了波浪，

在我的耳際漂流，
潛入我的心坎。

- 波浪的比喻是詩意的網絡。聲音從一隻鳥兒發散到另一隻去；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去。聲音與空氣有一種有限性的關係，就如波浪與海洋也有一種有限性的關係。鳥兒不能控制聲音在哪裏消散，結束它可被聽到的特性；波浪同樣也不知道自己將會在哪裏落入海洋，結束它可被看到的特徵；我也同樣不知道自己有意向的祈禱在哪裏結束，和它對宇宙會帶來什麼影響。但我知道當我耳朵接收到聲音時，我被它改變，就好像海洋也被激起的波浪改變，儘管是最低限度的。鳥兒的聲音喚起了我對美的愛，並藉能與天主在心靈空間一起的渴望，而砸開了我的心扉。

當我細聽
我察覺到更細小的激動，
更細小的鳥兒鳴唱
像短笛一樣清楚和尖銳

- 聲音吸引着我。無論是在外界，還是在我內，我都聽到越來越細小的聲音。當我寫這首詩歌時，這聽到的感覺經過提煉，而且是敏銳的。這也是一個「聆聽」的比喻，依納爵指這是「運用五官」（121-126）的祈禱。⁵耶穌會士若望·維利特(John Veltri, 2008年10月去世)晚年時稱這感官的運用是「神秘的親近的被動接受」。⁶聆聽比起聽得到

⁵ David L. Fleming, *Draw Me into Your Friendship: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 Contemporary Reading* (Saint Louis, Missouri: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6). 在括弧裏的數字，是在依納爵的《神操》文本內的記號法。

⁶ 實際的定義詞彙表 A 至 D。“Application of Senses” jesuits.ca 2014年10月19日登入

的聲音與我的生理機能上的互動，比起所引發的感覺為多。聆聽在我的生命裏，是對天主的手指在擺動的意識；聆聽包含歡迎一切影響我生命的東西的意向。只有這種意向我才能留意、契合、相遇和夢想；我才能問這契合怎樣給我啟示，使我棄絕自己和讓天主囑咐我的創意回應，得到具形體地呈現。

我正聽着我的天主
祢在說的東西，
祢在大地上我腳下的鳥兒
給我強調的東西

- 在詩歌裏的這一處，我已停止問「為什麼」。我與天主相遇，不是鳥兒，不是大地。我聽着天主的說話聲，和鳥兒與大地給我強調天主說給我聽的真理的方法。我正與天主相遇，祂賞給我林林總總的方法，讓我能夠跟祂相遇。這是與天主的一個相遇；親密的、充滿愛的和豪華的天主。當我回到詩歌，寫這篇反省的時候，我能夠用言詞來表達我的經歷；在某程度上，我不介意身處在最初的經驗的那一刻。這是依納爵要求我們做「反覆祈禱」的意思。這祈禱並不實際是一個反覆的祈禱，它是一篇新的祈禱、一次與天主新的相遇。這是依納爵祈禱的「更」，它鼓勵我尋找「更多」，成為「更多」，在天主的形象下變成更多。

和在天上的鳥兒

最後一行文字迅速地出現了，它把我與聖經連繫起來（瑪 6:25-34）。我感到既得到慰藉，又在神學上可以深究。「你們仰

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裏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第 25 至 27 節指出天主對雀鳥們的習性和習慣的學問，第 26 節是慰藉，因為它指出天主無條件的關顧。可是，我們在第 26b 節詩讀到：「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這是一個很奇特的說法，它指出天主計算一個物種較另一個貴重；天主說出一種受造物的需要較另一種的多。我決定不停留在這個年代久遠的神學世界觀中，並努力接受它。取而代之，我讓自己被扯進不相稱，和我模糊的愛與憎，以及安慰與溶化我之中去。

- 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詩歌《愛神》(“Love”) 起首說着：愛神歡迎我的到訪 / 可是我的靈魂卻在退縮 / 蒙着浮世的塵土和負罪的愧疚 / 從我進門的一刻 / 我那沒精打采的神情 / 逃不過愛神的雪亮眼睛 / 她輕輕靠近綿言細問 / 我感覺有何匱乏。
- 在愛之中，恐懼與渴望是對立物。在我們自己最好的地方，我們渴望天主在我們內所渴望的，這只可能是愛。同樣，在我們自己最好的地方，我們恐懼我們不會被愛，也不會成為戀人，這都是我們需要和想要的。這恐懼—雖然在這世界裏悲劇性地被上演—是一件工具，它有能力引領我們到天主的世界去；在那裏，我們的一切恐懼都被天主的亮光、活動、臨現和行動轉化。在天主的世界裏，我們突然看見所有蝴蝶，聽到全部聲音；我們看到那天竺鼠在移動。這些意識與那靜靜地安坐着和仍然在地球上存在的石頭，都一樣的真实。

George Herbert (1593-1633). “Love”. LiederNet: The Lied, Art Song and Choral Texts Archive. Recmusic.org 2014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11:36 登入。未經查核的文本。

那麼，這一切與依納爵靈修有什麼關係呢？我想，這一切與它有着所有的關係。我跟你們分享了依納爵鼓勵我們在一切事情上尋找天主的方法；我給你們示範了「運用五官」（121）的虔誠祈禱；我評價了所有依納爵在《神操》「原則與基礎」中（23）所重視的東西；我把我的生命和這匯報交託給依納爵靈修，當中所有在地球上的東西或接受，或拒絕，使與生命的贈與和生命的損耗一致；我展示了想像力是有力的贈與工具，使我們與我們生命中的更深層事實接觸。感覺、思想、價值、直覺都可被信賴，就如給恩寵、開闊的胸襟和自由打開窗戶一樣。也許與依納爵同時代，發表著名言論「我思故我在」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如果身處在我們這個意識不停發展的當代世界裏，他會否更傾向說「在我能思想前我先感覺，所以我存在」。把人性的所有東西都包含在內，是有效治癒世界的。

當我們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到天主，和在天主內被吸引進入自己的中心時，我們會更人性。我們能夠處理人類的工作；這把我帶返回蜜蜂去，當牠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蜂后身上，和與其他蜜蜂一起工作時，牠們才是真正的蜜蜂。

我希望以我的詩歌《原則與基礎》作為這匯報的結束，多謝 Mickie Yau 給我做了翻譯。你們可以在我的專集的神操第一周，題為《解開了的恩寵：愛》找到兩個版本。

原則與基礎⁸

⁸ Marlene Marburg, *Grace Undone: Love*, Paperback ed., Four vols. Grace Undone, Vol. One (Melbourne: Windsor Scroll Publishing, 2014).

在這宇宙間、銀河內、地球上或深深處
沒有事物不能幫助彼此回應上主的召叫
達至共融
萬物在充裕或缺乏中
並沒有等級
在任何時刻，每個人能在內心聽到
是甚麼給予生命，消耗生命
甚麼引發愛與恨
甚麼創造和燃起激情
甚麼使希望熄滅
怎樣的決定使心頭放開
去愛去哭去給予
並為眼前一切所驚嘆

參考書目

1. Beal, Jr. R. S. "The Voice of God in the Voice of Bees" in *Beesource*. Good News Broadcaster. June, 1962.
2. <http://www.beesource.com/resources/elements-of-beekeeping/beekeeping-articles-worth-reading/the-voice-of-god-in-the-voice-of-the-bees/>
3. Fleming, David L. *Draw Me into Your Friendship: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 Contemporary Reading*. Saint Louis, Missouri: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6.
4. Glossary of working definitions from A through D. "Application of Senses" jesuits.ca accessed 19 October 2014 at 3.01 pm.
5. Herbert, George. (1593-1633). "Love". LiederNet: The Lied, Art Song and Choral Texts Archive. Recmusic.org accessed 19 October 2014 at 11.36 am.

6. Marburg, Marlene. *Grace Undone: Love*. Vol. One. Four vols. Paperback ed. Grace Undone. Melbourne: Windsor Scroll Publishing, 2014.
7. Marburg, Marlene. "Poetry and Grace: An Autoethnography Which Explores Writing Poetry as Prayer in the Context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University of Divinity. Melbourne, 2014.
8. Mathews, F. 'An Invitation to Ontopoetics: the Poetic Structure of Being',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43). Retrieved on 1/8/2012 from <http://www.australianhumanitiesreview.org/2007a>.
9. Mathews, F. 'The World Hidden Within the World: A Conversation on Ontopoetics', *The Trumpeter*, 23 (1). Online edition. Retrieved on 1/8/2012 from <http://trumpeter.athabascau.ca/2007b>.
10. Mistry, Pranav. 'Sixth Sense: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Real World.' Pranavmistry.com accessed 19 October 2014 at 9.04 am.
11. Murphy, Roland E, and Bruce M Metger, eds.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with the Apocryphal and Deuterocanonical Books: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Hilda Ransome. *The Sacred Bee in Ancient Times and Folklor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37.
13. Veltri, John. *Orientations for Spiritual Growth*, edited by John Veltri: Jesuit Publications, 2011.